

年中钱荒难再上演 互联网金融产品收益受限

■ 陈莹莹 高改芳 报道

又逢月末、季末、半年末相遇的 6 月底，虽然资金价格出现规律性上涨的情况，但无论是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互联网基金的各种“宝宝”都难觅超高收益率。某城商行个金部人士称，互联网金融“宝宝”的高收益来自银行。现在银行自己要抢客户，自然不再会让渡这部分利润。所以互联网金融“宝宝”的高收益是不可持续的。

产品销售“不易”

“又到年中、月末，朋友圈被各种银行理财产品信息刷屏了。”作为“刷屏帮”的一分子，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客户经理熊晶晶称。又逢一年中最重要的银行揽储考核时点，尽管与去年 6 月相比，商业银行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但是各家商业银行仍旧“不敢怠慢”。中小股份制银行、地方城商行等尤甚。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商业银行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最高甚至达到 10%。

根据金牛理财网的监测数据，6 月 27 日在售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32%。其中收益率超 6%的产品有 39 款，比前几日明显增多。成都农商行发行的一款名为“天府理财至尊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ZZG140061731 天)”，收益率高达 10%，投资起点为 100 万元，产品规模为 5000 万元，但仅在成都和达州销售的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高收益银行理财产品仍然集中在城商行。39 款预期年化收益率超过 6%的产品中，城商行占 25 款，股份制银行 11 款，农商行 3 款，国有大行还未出现一款。城商行中，天津银行、南京银行、徽商银行的高收益产品在 4 款以上，苏州银行、宁波银行、兰州银行、湖北银行、哈尔滨银行等 9 家城商行则有 1-2 款产品在售。股份制银行中的高收益产品主要集中在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中信银行四家。农商行仅有两家，即成都农商行和厦门农商行。

尽管理财收益率普遍上涨，熊晶晶坦言，销售起来“并不容易”。“主要是去年 6 月‘钱荒’导致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宝宝等收益率飙涨，许多在去年尝到‘甜头’的客户还盼望着同样的高收益呢，但是今年几乎是不可能了。”

华夏银行湖北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进入 6 月以来，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虽然比前几个月有所上浮，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预期年化收



益率基本在 4%-5%左右，而且目前已经时值 6 月末，预期收益率再大幅攀升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券商分析人士指出，此前央行定向降准，使得市场流动性较为宽裕，预计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在中期内将继续维持下行趋势。

收益率难再飙升

不难发现，在经历了去年下半年的“疯狂”之后，无论是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互联网宝宝，各类投资理财渠道的预期收益都在回归理性水平，投资者应合理制定理财计划，切勿盲目追求高收益。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进一步指出，理财产品收益率走低不是个别月份的偶然现象，今后恐将成为常态，银行业的利率中枢不断下沉，资金面回归相对宽裕，将使得资金市场趋于平稳，未来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不再飙升是正常的现象。

资深投资人士还提醒投资者，切勿将银行理财产品或者互联网宝宝等同于银行存款，应理性看待各类新型理财产品。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2013 年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发展报告》还指出，随着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及资产管理业务的被迫转型，“预期收益型”产品最终淡出市场，结构化产品的重要性和相对地位会相应提升。

“宝宝”收益受限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即俗称的互联网金融宝宝们，也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

某基金公司人士抱怨，现在工农中建四大行都已经对其客户用活期存款网上转账购买他们管理的互联网货币基金设置了限额。

“工行刚开始的上限是 5 万，现在干脆不再允许网上转账购买互联网货币基金了。”某基金公司人士抱怨道。此举严重影响了这款互联网货币基金的规模增长。

基金业人士称，银行的做法虽然合理合法，但其中有几点倒是值得关注。首先是这些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的同类产品竞争力不强，但又想把客户留在自己系统内，银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这种做法客观上阻碍了创新。

但是基金界人士承认，中期来看互联网货币基金的收益可能真的拼不过银行。

首先，银行理财产品和互联网货币基金都是投向协议存款，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如果银行停止让渡这部分利润，那么基金公司真的毫无办法。“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到规模足够大，议价能力足够强。”某大型基金公司相关人士称。

而互联网货币基金也有一些不为人知，打擦边球的做法。上述人士透露，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互联网货基的收益率曲线，很可能发现是呈“脉冲式”的。也就是说，这只基金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率吸引到足够的客户之后，他的收益率一定会下降。当下降到其规模增长受到影响时，收益率又会有一波上冲。如此反复。

“这当中就有非常多可能性。比如用自有资金‘补贴’收益率。这次和银行谈的协议存款利率是 6%，那么一个月后的下一单可能就只有 4%，以对银行有所补偿等等。这种可能性都有，但很难掌握证据。”某城商行个金部人士透露。

此外，流动性要求使得互联网宝宝的收益受限。与银行的期限最短的“七天通知存款”相比，互联网货基要求 T+1 到账。这就要求货基必须保证有一部分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在。这一定会影响互联网宝宝们的收益。

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在哪里？

■ 中国科学院教授 财经作家 高峰

今年 3 月份，一路高歌猛进的互联网金融突然感到了彻骨寒意。3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多家机构下发《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3 月 14 日，央行支付结算司又对杭州中心支行下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这些以维护互联网金融安全为直接指向的文件，迎来了一片嘘声。

主张“阴谋论”的人认为，刚过去的“两会”为互联网金融进一步正名，为其发展铺平了康庄大道，但动了传统银行业的奶酪，特别是银联的盘中餐，这次银联借助央行的顶层设计之权，借刀杀人，以公共安全之名，力斩互联网金融于马下，使其永无角逐未来金融市场的实力。温和派们认为，这些举动正是为了规范互联网金融，使其在安全、规范的轨道上前行，这样看，这些举动恰恰不是在扼杀互联网金融而是力推。

当然，如果粗略统计一下，阴谋论者发出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几乎占据了主要媒体的版面，而温和派的声音显然是很微弱的。如果把去年余额宝正式推出作为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纪元之始，那么，在这个当口，央行的“三板斧”究竟意欲何为呢？它是在玩“顶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是在做“扶上马送一程”的义举？

一纸文件 釜底抽薪

央行拿出“三板斧”后，第一个被大家讨伐的并不是央行，而是银联和银行。按照侦探小说抓捕罪犯的基本逻辑，谁能从犯罪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谁就可能是真凶。央行“三板斧”之后的最大受益者是银联和各家银行，因此，他们当然被大家怀疑和央行共谋来“残害”那些以民营身份起家的互联网金

融企业。

此中逻辑其实一目了然。当前，在互联网金融名声和实力最大的均是民营企业。这些传统金融业之外的草根金融企业，对传统银行业冲击最大，原因是，它们夺走了银行赖以维系生命的存款，特别是成本低廉的活期存款。

以余额宝为例，目前吸纳的资金规模达到了 4000 亿元(估算值)，使阿里巴巴控股的天弘基金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基金公司。大家知道，当淘宝网的忠实客户，购买余额宝时，这些钱就直接进入天弘基金的囊中，客户对这些钱能够随取随用，要么直接在淘宝网上购买商品，要么套现。从形式上看，这些钱就是一种活期存款。但个人活期存款的利率仅 035%，通过余额宝则可以获得 5% ~ 6%的协议存款利率，这正是余额宝带给投资者的收益利差。即使扣除天弘基金的利润，显然，把钱投入到余额宝中是相当值得的。特别是在股市低迷，风险难测的背景下，依托阿里巴巴强大的商业信用和超高的人气，余额宝风风火火地在金融领域攻城拔寨，自然也就毫无悬念了。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中显示，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金额不得超过 1000 元，统一客户所有支付账户转账年累计金额不得超过 1 万元。超过限额的，应通过客户的银行账户办理。个人支付账户单笔消费金额不得超过 5000 元，同一人客户所有支付账户消费月累计金额不得超过 1 万元。超过限额的，应通过客户的银行账户办理。显然，这样的规定，明显是在遏制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而如果限制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对像余额宝这样依托电商发展起来的基金，实际上是釜底抽薪之举。

大家知道，天弘基金之所以能够向投资者或者说淘宝网的忠实客户们许诺随存随取，其底气正是来源于留在支付宝

上的大量客户资金，使其无须另筹资金，也能获得几乎无成本的资金，来应对投资者的赎回压力。可以说，没有淘宝网和支付宝，就没有今天的余额宝。其他依托电商发展起来的各类互联网金融大体亦如此。如果这样的规定一旦脱掉“征求意见稿”的外衣，而被落到实处，则意味着余额宝等金融产品失去了“随存随取”的诱人品性，无疑这很难让互联网金融业的民间大佬们接受。而央行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显然是在叫停互联网金融开展信用卡和线下交易，从而把互联网金融挡在属于传统银行的固有领地之外，等于把互联网金融关在了笼子里。

央行被诟病是否冤枉

央行给互联网戴上枷锁，引起一片不满，讨伐声此起彼伏，大帽子乱飞。但如果站在监管和保障金融安全的角度看，那些口诛笔伐之声难免也是有失偏颇的。在自由市场主义的大旗下，央行以及被怀疑共谋的银联、各家银行受到追打，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长期被冠之以垄断行业的银行业，在社会中早已积累了重重的不满，换句话说，去垄断化和去行政化，早已成为大家高喊了多年的口号。如果考虑到三个文件打压互联网金融的态势，以及传统银行业一以贯之的对金融改革的抵制和麻木的态度，而央行恰好是在互联网金融刚被高调正名之时，推出这三个文件，即使央行确实是出于保护系统性金融安全的意图，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弹，被怀疑动机不纯也就毫不奇怪了。更关键的是，央行发出征求意见稿时，仅留给被征求意见者 3 天时间，这更加使人怀疑央行对推动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缺乏诚意。

要规范，但要有诚意

历史多次证明，金融缺乏创新，就失去活力和价值，而缺乏监管的金融业最终也将变成滔天洪水和猛兽。可以说，金融业的发展就是必须在实现创新和监管动态平衡的点上踏步而行。

在大家对互联网金融大唱赞歌时，我们不能丢掉理性的思考，不能对其当前存在的问题选择性失明。以余额宝为例，余额宝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购买余额宝的资金被天弘基金使用，投放到货币市场，成为货币基金，其投资标的主要是同业存款，占比 80%—90%，其余的部分则是投向利率债、高等级的信用债等。从本质上说，各家银行为了完成月末、年中和年末存款任务，往往要高息揽储，这部分钱转投入各家银行，赚取高息，从操作手法上并没有多么高明。

如果 not 有所改变，我们很难高估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前途。甚至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有余额宝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拉高了利率，最终使广大企业深受其害，它们的发展不会为中国的金融业带来福祉而是灾祸。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偏颇，但也不乏理性的成分。

在为互联网金融给予传统而僵化的金融业猛烈冲击而喝彩时，我们也要看清楚其“野蛮生长”背后的危机。因此，监管部门要规范互联网金融，将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当前必须认真思考的核心问题。毕竟，创新本身并不只意味着发展，也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倒退，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就用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这样的思考过程应该加快，进而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唯有如此，才能既让大家看出监管部门的诚意，又不怀疑其在为传统的银行业转进互联网金融争取时间。

周孝国:当好公民 做好企业家

■ 吕亮 报道

在浙江天台县城郊郊,有一个叫横潭坎的村子。记者在该村偶遇一位名叫周孝国的农民企业家,被他直率仗义的性格、执着的创业精神、辛酸的人生经历所深深吸引,更为他对政府有着近乎狂热的信赖而感到十分的意外。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浙江沿海地区,竟然还有这样质朴与率真的经营者。

老周,今年已 54 岁。这个农家孩子,从小虽总填不饱肚子,却长到了一米七五的个子;从小连乘车的机会都很少,却学会了修理汽车。1990 年,31 岁的老周在天台县城北小北门租赁了几间平房,开办了“天台县繁荣汽车修理厂”,雇佣了七八名修理工。正如店名叫“繁荣”一样,修理厂生意一直非常红火。

随着进口汽车逐渐进入县城之后,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和良好口碑的基础上,老周决定转型升级。1998 年,经原天台县丽泽乡政府引资和原天台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批准,老周将修理厂升格为“天台县繁荣进口汽车修理厂”,并通过转让,在原丽泽工业区 104 国道旁取得了一块面积 345 亩土地的使用权。然后,老周开始筹资兴建与修理进口汽车相配套的厂房。正当老周热情高涨之时,不久,县政府有关部门却张贴公告说:该地块用途已作调整,停止建设;而且,一停就是 16 年。此举犹如晴天霹雳,这让刚转让得该地块不久的老周等人都傻了眼。不过,老周没有绝望,而是以临时建筑的形式,建起了简单的修理棚,并因陋就简,勉强将修理厂支撑下去。而最让老周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修理厂和租赁他厂房的厂家,每年可安排四五十人的就业。不过,收入从原先预计的实现年税利 50 万以上,到如今的十几万,其中还包括部分的租金收入。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不到几万元的租金收入,老周每年总是主动去上交租金税。

2000 年,天台县开通高速公路之后不久,老周又捕捉到了商机——高速公路施救业务。于是,老周成立了“上三高速公路施救服务中心”,配合“上三高速”新昌县至三门县路段高速交警的后勤工作,租用原“天台县铜材厂”的部分厂房,雇佣了常用工七八人、临时工 20 多人;同时,老周还组建了“施救中心修理厂”,租赁了 104 国道天台县始丰二桥北桥头旁的“桐蓄筹委会”的地块。可是,不久天台县政府筹建“行政中心大楼”,“天台县铜材厂”被征收,县领导动员老周将“施救中心”搬走。老周认为政府和领导的话有如军令,即自觉及时地搬走。之后,县政府主要领导认为老周的“施救中心修理厂”处在外地车辆进出“行政中心大楼”的必经通道旁,影响观瞻,要求老周将修理厂搬走。他又一次“服从政府和领导”,即以租用国有土地的名义,将修理厂搬到几里开外的铺前。有道是“树挪死,厂挪伤”,每一次搬迁厂房,都给老周造成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损失。可是,老周不想也不敢想跟政府要搬迁费用。

2007 年 6 月,“施救中心修理厂”搬迁到铺前之后,已面临生存问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经请示政府领导同意,老周又开始“折腾”了——他与别人合作,在该地块筹建了“弘大家居建材商贸城”(老周妻子裴玲芳为法定代表人)。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商贸城现在已初具规模,内有 40 多家店铺,解决了七八十人的就业问题。虽然该商贸城至今尚无收益,但老周却是乐此不疲。可是,不管什么地方,总有“红眼病”。2010 年,有人诬告老周的商贸城涉嫌侵占耕地,公安机关依法责令俩合伙人许尚国、陆秀强取保候审。老周还是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在检察机关介入之后,该案不久被依法撤销。

从今年 5 月 20 日起,又有新的“折腾”等着老周。原来,天台县政府为“行政中心大楼”周边环境更加美观,动员大楼前至始丰溪岸几百米范围内所有建筑物业主包括老周的“天台县繁荣汽车修配厂”及时拆除。老周不但自己自觉与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还动员附近的被拆迁户与政府签订协议,甚至自掏腰包让租赁在自己厂房内的厂家自觉搬迁。虽然有人多次暗示老周说:此次拆迁不合法、铺张浪费、补偿不公,甚至鼓励他一起去上访、去控告。老周反而劝他们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要尽量通过行政途径和法律渠道维权,而不要“惹事生非”,给政府添乱。

为此,他的一位老朋友曾当着众人面,发自内心地说:“老周,你是真正的好公民!”老周听后,满脸笑容。他认为这话,是对他最高的奖赏。

听说,老周妻子多年前病死,如今的妻子非常能干,妥善处理好老周前妻留下的三位子女。这让老周感到非常幸福。

老周的儿子以应届大学生入伍,现为人民武警部队士官。提起儿子,老周满脸自豪。还有,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今天,老周为了创业,至今没有在城里购房,却一直安居在农村。

周孝国是好公民、好企业家,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

国药准字H46020636

快克

复方氯酚烷胺胶囊

请在医生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海南快克药业总经销